

## 依克氏戰理論臺灣攻防戰

李浴日

客中偶翻拙譯「克勞塞維茲戰爭論綱要」一書，於讀完守勢攻勢兩篇後，不禁認為來日共軍如果冒險攻臺的話，它不啻說明了「共軍的必敗，我的必勝」了。

克氏是十九世紀的大軍專家，曾歷充普魯士軍團參謀長，軍官學校校長，砲兵總監等職，其所著「戰爭論」一書，在世界兵學上確是一部燦爛輝煌的傑作，史蒂芬元帥譽為具有「永久的價值」。史布爾將軍評說：「克氏學說的永久法則，雖然他的適用形態是會繼續變化著，但不論在任何戰爭的場合，人們必須依據他的法則去觀察，去研究才可。」所以我們現在依克的法則來觀察和研究來日臺灣的攻防戰，自可得到完滿的答案了。

克氏於探討腓特烈大王戰史，觀察拿破崙戰爭及研究其他戰史和軍事學術後，便在其「戰爭論」一書上強調，「守勢為最有利的作戰形式」。今日我們防守臺灣即是守勢作戰，那當比共軍的攻勢作戰為有利了。

克氏在守勢篇的第一章說：「守勢是抵抗敵之攻擊，而粉碎其企圖之謂，其特徵係等待敵的進擊，即在實戰上，守勢是相對的，不是絕對的。守勢本身的目的，在維持現狀，於每一部份上，欲殲滅敵軍，則常要伴著採取攻擊的各種動作。」這不啻說明了我們臺灣保衛戰的本質。克氏跟著指出守勢的價值有如下兩點：

1. 等待之利：由於攻者的誤認恐怖怠慢等所生的一切躊躇。防者均可因之而造成有利的結果。
2. 地形之利。

克氏又從戰術上，比較攻防兩種手段的利害，認為戰鬥的勝因即：攻者實行全體的（以軍的全部）奇襲為有利，防者則以實行部份的奇襲為有利；攻者須企圖包圍攻擊其全體為有利，防者則以完成部份的包圍企圖為有利。至於地利專屬於防者。再，從戰略上比較攻防兩種手段的利害，認為戰略的勝因即：攻者戰略上的奇襲比較戰術上的奇襲，其效果更大，但非乘防者的過失不可，且此種現象不常有。防者乘攻者兵力分離之際，而奇襲之，利益屬於防者。攻者火力包圍的不可能及交通線當侵入敵國時，易發生弱點。防者在戰術的場合較可減少退路的威脅，及活用內線的效果。攻者侵入敵地愈廣，則戰場之補助作用的效果愈減少。防者則有要塞的援助，糧食及補給的便利。防者有國民軍的協助，民衆武裝的蜂起等利益。而攻者則無（如臺灣內無匪患）。又地形之利專屬於防者，而攻者則無。至於攻者雖具有精神的優越，但防者憑將帥的才能，而巧為利用之，則尤優。克氏依於上述的綜合研究後，便斷定守勢比攻勢為更有利的作戰形式，真是真知灼見！克氏更進一步斷定說：「大抵防者取守勢時，兵力常比敵為寡且弱，不過對於優勢的兵力而取守勢的防者，則攻勢亦未必成功。」現我防守臺灣正擁有優勢的海空軍（就基地說），亦擁有優勢陸軍（就共軍的渡海運輸力說），於此，對於共軍攻臺的必敗，我軍守臺的必勝，已可推知過半了。

其次，讓我再就克氏關於守勢會戰的要塞，防禦陣地，民眾武裝及地形諸端的立論給予臺灣來日攻防戰一個較具體的說明：

克氏說：「守勢會戰主要的是利用要塞或陣地而施行。」又說：「守勢時，要塞的價值，遠比攻勢為大，即攻者不能使用國境附近的要塞，反之防者卻可適切利用深設於國門的要塞。」現我對共軍渡海進攻，既擁有過去日人所慘淡經營而又經過加強的基隆、高雄、馬公諸區要塞，這是共軍所無的，須知攻擊要塞為兵家所最忌，第一次歐洲大戰德軍屢攻凡爾登要塞不下，兵力消耗過大，死傷達五十萬人，便導致戰爭的失敗了。至就防禦陣地說，我已於臺灣沿岸設有如克氏所說的「堅固陣地」，「設堡陣地」，「側面陣地」，如共軍來攻，必遭我強烈的砲火所消滅，何況尚有海空軍與戰車群的助戰。

克氏說：「在國內防禦上，防者可以得到民眾很大的協力，如軍需補給、諜報等。反之攻者欲向民眾課徵時，要出以武力的強制，則很困難和麻煩；民眾的協力愈密切時，便變為武裝蜂起，即武裝自動參戰，像拿破崙苦惱於西班牙國民武裝的戰例，便可見其效力的偉大。」臺人向富戰鬥性，過去所謂「三年小亂，五年大亂。」便是明證。所以我們應利用其戰鬥性予以組訓，使其協力作戰，制共軍死命。克氏說：「地形為戰略上的一個要素，影響於攻守極大。」現我守臺灣與共軍作戰正佔有優勢的有利地形。如前線據點金門、馬祖，及臺灣海峽，即等於克氏所說的足以制敵死命的「國土鎖鑰」，如果共軍對這些鎖鑰，沒有辦法打開，休言攻臺。而我們守臺亦以拒止共軍於臺灣海峽之外為上策。克氏在書中雖沒有提及渡海作戰，但相當於渡海作戰，則論之頗詳，他指出河川可以增強防者的抵抗力，乘其半渡而擊之，又可以予敵交通線的威脅，海峽更不待說。所以共軍沒擁有優勢的海空軍當不敢渡海攻臺，縱冒險偷渡成功，其交通線與退卻線必被我海空軍截斷而陷於絕境，亦即克氏所說具有「對側動作」的價值。次就山岳與森林而說：臺灣為山岳縱橫，林木蔽天之地，尤以東部懸崖峭壁，更令共軍望而生畏，不待說，這都是對我有利，對共軍不利的。克氏說：「山岳影響於用兵最大，就中如使攻者行動不便及強化當地部隊的抵抗力，往往以山岳防禦的防者處於絕對有利地位。」又說：「在森林蔽天的國度，則不便於攻者的作戰，又以敵方小部隊不時的出擊，更足以威脅攻者的交通線。」且兩者均可作為民眾蜂起的據點。

還有，克氏說：「國際間利害的錯綜，足以促進政治的均衡，並有維持現狀的傾向，故防者為維持現狀採取自衛行動，便易取得同盟諸國的同情與協力，成為有利的援助。」現在臺灣地位足以決定亞洲的命運，如果臺灣一失，則菲、日、韓及東南亞各國均受威脅，而美國太平洋防線亦發生破綻，故最近美國在共軍攻臺前，即派其第七艦隊前來協防，（按中美兩國現又締結共同防禦條約，是比當時又進一步）這真是一個積極的「協力」，成為我們「有利的援助」。

最後克氏再指出戰略攻勢的極限說：「攻者絕對的戰鬥力的逐漸減弱，係由於下列各種原因：（1）為保有侵略地，須分兵守之。（2）為使交通線安全，不妨礙

糧食的補給，必須佔據其背後各要點。（3）因戰鬪及疾病的損耗。（4）因策源地的遠隔。（5）因包圍要塞及攻城的損耗。（6）因人力的疲勞。（7）因同盟國的背叛。」這也足以有助於我們了解共軍攻臺的必敗。但僅憑臺灣會戰的勝利，依然不能「打倒敵人」，而欲根本「打倒敵人」，必須乘勝「轉為攻勢」，即跨海反攻大陸。正如克氏說：「守勢作戰的直接目標雖屬保守，但要打倒敵人，非跟著轉移攻勢不可，換言之，要想打倒敵人，先取守勢形式。就一八一二年戰役的一面說，可以看出俄軍係先取守勢的形式，而開始作戰，至法軍的戰力消耗殆盡，方突然轉為攻勢而打倒之。」這不啻又是給我們一個英明的指示。克氏的戰理真是偉大！所以我們希望守臺的將校們研究「戰爭論」並活用「戰爭論」，使克氏的戰理與我們祖傳的孫子兵法同在今日東方戰場——神聖的反共抗俄戰爭上再開燦爛之花，結美麗之果。（本文作於民三九、六、廿八日，距今已六年，載拙著「臺灣必守鐵證」一書）